

通志堂經解

1411  
387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

去聲

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

書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金氏曰趙氏後漢京北人名岐初名嘉字臺卿後避

難四方改名而字邠卿示不忘本土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之察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以俱

歸藏複壁駟人也駟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

中註孟子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

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

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

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  
 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  
 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  
 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  
 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  
 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  
 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  
 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

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  
 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楚魏用吳

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容反

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

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

魏也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

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

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

記近是金氏曰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人望出

昌黎唐吏部侍郎宋朝封昌黎伯從祀

通志堂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  
 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  
 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  
 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  
 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  
 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  
 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先側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反苦郭如也夫扶音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  
 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

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sub>音離</sub>  
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sub>去聲</sub>此也

後漢南蠻傳云衣裳班關語言侏離  
注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明之聲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sub>平聲</sub>言仲尼只說  
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  
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

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sub>洛音</sub>以有孔子在

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

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

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

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sub>形向反</sub>於甚處曰但以孔子

之言比之便可見<sub>字如</sub>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

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  
 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名修廬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  
陵人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  
 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  
 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註纂笈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於邾也都大梁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

儀縣魏地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

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見史記魏世家按通鑑惠王三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與傲同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去乘

聲厭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

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

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

夫也前漢刑法志殷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

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共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又按班固之說一同百里三分去一之外六千四百井之內又有正賦旁加正賦出賦稅旁加主治溝洫假如十里為成積百里中一甸六十四井正賦也餘三十六井則旁加萊田甸夫兼之○凡出車一乘則

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又名馳車用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執轡御馬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曰重車又名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此說本孔氏尚書疏 弒下殺上也饜食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

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叢說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

大槩言之也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弒其君而盡

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

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聲平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

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

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

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靡幼

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深

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

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

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上聲於利而行



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司馬

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

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

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反知有仁

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先則反源四字出左傳

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麋音憂鶴詩作翯叢說禽名之戶角反於音鳥切音刃○鶴音涸在鐸

韻鶴鶴之鶴音學在覺韻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稷察災祥

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

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

裴綱註引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

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又見韓詩外傳適彼樂土註

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

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

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左哀十一年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  
 而已不聞金矣杜註鼓以進軍金以  
 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  
 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  
 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 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眾  
鳥瓜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  
 滿尺市不得粥余六人不得食詩魚麗子罟註庶人不數罟罟必  
 四寸然後入澤梁魚不滿尺市不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得粥考孟子註疏無其文惟王制  
 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凡林衡川衡澤虞之職  
 皆為之厲禁而守之鄭注物為之厲者每物有藩界也禁者為守者設標示也

又注厲遮迺守之迺音例愚謂厲亦訓嚴當是嚴其蕃界也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獮祭

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此皆為治去聲之初法制

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祖本反節愛養之事也

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

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

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

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

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

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記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

所受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金氏曰尺有數等周尺以人中指中節為

寸以中人為度一尺約當今漸尺八寸則百畝全無多地疑中指節為度止用之衣服針灸耳當別有地尺也至此則經界正

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去聲也

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為悌

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

夫扶音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

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

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

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

首也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更民名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

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

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

是王道之成也金氏曰此皆孟子勸梁惠王行仁義之實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廣韻四紙舜注音比草木枯落也三十小舜注

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貸他代反也歲謂歲之

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

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

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

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倉刀反刃者之殺

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

孟子集注

通志堂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去聲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力驗反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

獸以食人矣。三禮辨檀弓云：馬有豢歲凶則止，故公明儀曰：廄有肥馬，民有飢色，為率獸食人。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備音勇 為去聲

俑從去聲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

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

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去聲其不仁而言其必無

後也禮記檀弓下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又按其下疏義云周禮為俑所謂中古

即周也考之春秋成二年傳宋文公卒始用人以殉史記秦本紀武公死殉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十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不獨繆公也繆公之葬殉者一百七十七人二良在其中夫子所謂始作俑者之無後又惡其不仁流毒至此豈末信哉孟子言此

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

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

為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為去聲之就利避害

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通鑑篇首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

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宣王用孫子計

救趙擊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敗十七年秦取

魏少

去聲

梁

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後魏

又數

音胡

獻地於秦

君正

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鞅詐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

又與楚將

去聲

昭陽戰

敗亡其七邑

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

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史記魏襄王十二年楚敗我

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集註作七邑者恐誤

比猶為

去聲

也言

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

周禮地官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

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一百里又畿外

九州建國之法見王制

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

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

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

音洛下同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

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

通作寘疾郢才性二反

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

通志堂

五

集註



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名文仲字經父臨江人曰惠王之志在

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

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按通鑑慎觀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

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

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

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貌沛然

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

領頸也蓋好去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名轅字子由東坡之弟曰孟子之言非

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反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壁疆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

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同霸為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正此意也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本

此乃子○金氏曰謂其所以為霸之謀畫經營也若九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

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醜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半易之不識有諸釁音枝釁許刃反舍上聲

齊臣也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

釁音枝釁許刃反舍上聲也趙岐註新鑄殺牲以血塗其釁郊因以祭之

觶醜音枝釁許刃反舍上聲醜也曰釁所以厭變怪樂妖釁周禮太祝所掌凡

有此事否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醜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

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三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敲餽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說文

術邑中之道余楚金說文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字之本意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

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

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

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去聲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

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

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

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  
 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而  
 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反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  
 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鍾直垂反也度丈尺也權衡規矩繩為五則分寸尺丈引為五度律度量權衡皆用銅而銘之所以齊

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度音同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

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  
 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

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  
 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  
 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觶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

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今皆平聲與與關同朝音潮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

扶問反

之一也以一服八



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一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依此

贍時念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

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趙氏名岐字亦卿漢京兆長陵人詳見序說中註曰八口

之家次上農夫也王制農田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此王政

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

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

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

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

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

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  
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  
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  
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開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感子六反頽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頽  
額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金氏曰羽以鳥羽為飾旄以龍尾

窮困也牛尾為飾如樊纓之類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  
趙岐註樂以鼓為節孫奭疏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樂如字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

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

為主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曰人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

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

周禮大司樂注大成堯樂大聲舜樂大濩湯樂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乞逆反

以講武事左隱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騫音務於稼通志堂

稽場圃之中故度待洛反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

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為郊郊外

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

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

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

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詩綿八章肆不殄厥

慍亦不隕厥問柞子洛反械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究味反矣混音昆夷駝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小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

大雅卷之三

卷之三

四

尔仁

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嘆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今按詩註八章為大王事而此引證文王似不合

大王事見後章

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國語

吳語史記越世家同云越王句踐與吳伐吳吳王夫差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又越語註云魯哀公元年使大夫種行成于吳越王令大夫種守國與范蠡皆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而與范蠡謀吳哀二十年遂滅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

敷故反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

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

五十一集上其卷之三

五

通志堂

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

音恭

之衆也

詩皇矣前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云云密密項氏

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也

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

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

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

按孟子援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然所引與今書文

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

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

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

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音整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

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

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

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

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



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蓋二山名未詳何地遵循也放至也琅邪余遮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特施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眴眴胥讒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九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春秋傳曰君行師從

見定四年糧謂糗

反熬米麥也糗音備乾之屬眴眴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

又丘救反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

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  
樂音洛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時掌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

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

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

四曰徵為事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又見論語成於樂箋招舜樂也其詩

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

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

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

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

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聲朝音潮諸侯

之處漢時遺址音止尚在史記封禪書曰太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人欲毀之者

蓋以天子不復扶又反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

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扶夫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去聲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

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金氏曰周明堂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室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窻其外入室戶牖相通天子巡守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放明堂之制而為堂故大山之下有明堂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罔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立可反罔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九一者

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

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

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

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

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

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

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古之稅也記王制市廛而

不征關譏而不征註云此夏殷法文王之時猶不征其後則有征故周禮司關

之職惟國之札則無征猶譏又如孟子言澤梁無禁周禮則有澤虞為之厲禁

孟子之言蓋欲反古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

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

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

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

禮記集說中山成氏曰孟子王制禮運所言鰥寡孤獨此通言耳四十

無妻不為鰥二十無夫不為寡有室無父不為孤壯而無子不為獨詩小

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秦醉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託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本史記世表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金氏

曰積當作子餼乾音千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

成音成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

賜反穀堆也

孟子集注卷之三

通志堂

家也戚斧也揚鉞也音越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音悲函

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

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

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土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縣之篇也古公大

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

朝走馬避狄人之難音去也率循也音呼五許水厓也音疏漆水

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

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

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

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

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

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音各與夫音扶好勇好貨

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音本胡子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

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  
 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  
 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普后反析於幾平聲微  
 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平聲而實密  
 其事似易去聲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  
 曲學阿世之言武帝紀齊人轅固謂公孫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而知所以克  
 已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已罷去上聲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  
 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  
 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許規反其職  
 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

世臣累魯水反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



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大學傳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應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  
 叛親離不復扶又反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見泰誓中蓋四海  
 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  
 垂戒後世也○王勉建安人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  
 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是未免於篡  
 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司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眾工人也姑且  
 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益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

叢說國語二十四兩為鎰孔注趙岐皆云二十兩按字書曰鎰

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為鎰則二十兩者為有義

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

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  
 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  
 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

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王音噲音讓國於其相去子之而國大亂齊

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

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若不聽政顧為臣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圍宮攻子之不克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見春秋傳至武

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張子曰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

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

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霓五稽反後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

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

則雨虹見形向反則止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變動也後待

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

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

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 迫反

拯救也係累繫

音至

縛也重器寶器也

周桓王三十一年燕樂毅伐齊潘王走莒毅入

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又樂毅答燕惠王書亦言及之

畏忌也倍地并

去聲

燕而增一倍

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干

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關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關關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

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音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

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夕驗反而不知恤民故

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

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夏書五子之歌篇

有倉廩府庫所

以為去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

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

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

音汗

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

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通志堂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之死守而

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

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筆力反與逼同

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錫司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天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

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

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

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

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

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與僥倖通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按家語第十孔子曰初大王都商云云至如歸市與

此一段皆言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

法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六年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

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

量力擇而處上聲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



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  
 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  
 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  
 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  
 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上聲此則必為儀秦張儀蘇秦之為  
 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  
 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夫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  
 祭禮按儀禮鼎數圖一鼎特豚無配三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

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于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祭三鼎也又山堂考索禮器門云牛鼎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羊鼎以銅豕鼎以鐵皆無飾三鼎各自象其形自魚腊以下並無其制以其物細雜無所象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

出處上聲關時運之盛衰○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註纂笈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

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

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扶又反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辨又音勃 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

左莊九年經書齊小白入于齊鮑叔言于桓公曰管夷吾治于高偃使相可也

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烈之也楊氏曰孔子言

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向反於

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

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

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

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陸梭山云孟子勸齊以王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象山再三歎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按禮記文子世子篇云文

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

周公相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南音隔又音歷輔相之

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

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按史記湯太子

早卒次弟外丙即位二年卒弟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立太甲湯適孫也稱為太宗次沃丁次太庚次小甲次雍巳次太戊號中宗次仲丁次外壬次河豐甲次祖乙次祖辛次沃甲次祖丁次南庚次陽甲次盤庚次小辛次小乙次武丁即高宗也自武丁傳之祖庚次祖甲次廩辛次庚丁次武乙次太丁次帝乙至

紂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 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

釋名大 鋤也

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 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

去聲 下同

三代盛時王畿

音祈

不過千里

按王 制四

海之內九州方千里而王 畿居其一亦井田之制也

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海者易為食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

郎年

箋注謂 文武 至此者乃孟予

及齊宣王時而周則烈王顯王也歷年圖周自武王元年已卯至赧王五十九  
年乙巳凡三十六王合八百六十七年今集註自文王始則書稱九年大統未  
集此在武王之前武王在位七年成王四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五十一  
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二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十五年夷王十六年厲王  
三十七年宣王四十一年幽王十一年共三百五十八年平王五十二年莊王  
略四百年在春秋前也平王四十九年始入春秋凡三年桓王二十三年莊王  
十五年僖王五年惠王二十五年襄王三十三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定王二  
十一年簡王十四年靈王二十七年景王二十五年敬王四十二年春秋終於  
敬王之四十年凡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中春秋之後敬王猶有四年元王  
八年貞定王二十八年哀王三月考王十五年威烈王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  
烈王七年由文武至此共七百四十四年矣其後顯王四十八年慎靚王  
七年赧王五十九年而為秦詳考歷代自文王至赧王凡八百五十八年 異

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  
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

置驛也郵日音也如漢五里一置左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

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

通鑑秦武王好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說即賁也劉向說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

許慎注淮南子孟賁衛人也

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

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

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叢說孟貴以力為主而不動心北宮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舍以

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而不動心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

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

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衣

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

一也嚴一也

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

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

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



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憚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衡與橫同憚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了亂反下同以

四三  
張達

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上聲置  
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  
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  
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  
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  
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  
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去聲帥然氣  
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徒者也故志固  
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心不可不

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  
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扶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  
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始衛反顛又音厥顛

至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  
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  
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

通志堂

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

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

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

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

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

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

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

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

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  
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

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

易去聲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

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女教二反蓋天地之正

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

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去聲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反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音坎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

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謙口篋反又口切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音與之襲左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華周杞梁死命在此時言氣

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按朱子格言云

非義當一讀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若三字連讀則不成文理今按集註與此不令謾記於此○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

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

王文憲曰二餒字不同無是餒也無是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

張達

則餒無是道義則氣餒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

告子不知此理乃曰

仁內義外而不復

扶又反

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

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

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

於顛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公羊傳僖二十六年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期也

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

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

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

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

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

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

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  
 不能集義而欲彊上聲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  
 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皮寄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卑義反也淫放  
 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  
 隔也陷沈俗作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  
 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

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  
 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  
 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  
 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被告子者不得於言而  
 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  
 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  
 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音教輕重孟子所謂  
 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  
 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  
 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說如字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三山人說

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形句反於行事者也三子善

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

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

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

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

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

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

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

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

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聲下同也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

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之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

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箋見論語第七篇伊尹有

莘之處上聲後篇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

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

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 朝音朝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娃 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平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禁宜反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之蟲之長

上聲下同

鳳凰羽蟲之長

家語執轡第二十五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以之美也

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

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

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

宜潛心而玩索也

色相反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以德行仁則自吾之

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

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

時驗反

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

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

名浩字志完毗陵人

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

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

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上聲其得之

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

以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開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禮記表記曰畏罪者彊仁

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

謂勉彊行仁也

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

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貳脂反鴟吁驕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

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纏綿補葺也也牖戶

巢之通氣出入處也金氏曰今鵲巢每年隨太歲所向即所謂戶也予鳥自謂也言

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

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

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按家語孔子謂子路曰燕詩曰殆天之未陰雨云云

至誰敢侮之一段皆同孟子引之於此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

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

也活生也書作道

音換金氏曰古皆口傳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

通讀道猶緩也此

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

朝音朝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記

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疏云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又周禮廛人掌斂市紘布總布廛布之屬紘布音次亦列肆之稅布總布音讓謂無肆立持者之稅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邸舍之稅即語錄云如今人賃鋪面者也或治以市官

之法而不賦其廛

語錄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如周禮地官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

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八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

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 周禮地官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也廣二十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買絲買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

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王文憲曰夫征者百畝之稅即粟米之征也家征者今徭役即力役之征也里布者五畝之稅即布縷之征也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

其廛又令 平聲 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

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音休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

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

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

滿腔音苦江反體酪也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

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

得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吐雷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

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聲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音序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

猶有物在中而緒見形向反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

廓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音反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

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去聲焉白虎通云土者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生亦由土○金氏曰四行皆生於土者試反諸身腎屬水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然脾受飲食而四藏皆食於脾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

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

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

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

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

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去聲者也故曰安宅此又

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

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

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

求諸已而已矣中上聲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記射義射者人之道也求正諸已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

而已矣孟子子蓋本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音洛 聲樂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會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

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趙岐注炭墨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

貌浼污去聲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

揚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箋見論語第十五篇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

由自得之貌借並處上聲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音爰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側格反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七到反乎

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上聲行去聲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聲之屬也此本趙岐注正義云干支所以配時

日而用之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王相如東方木長生於亥相於寅王於卯之類○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裏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地利險阻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

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去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小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下海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三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

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以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

齊大夫有東郭氏名偃名書名賈者見於春秋亦有北郭氏南郭氏皆齊大夫古疏云齊國之東地號曰東郭經云東郭墦間是也氏者未詳其人以理測之孟子之所弔必賢大夫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

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

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國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晉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履

在外不俟車並出記王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

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

慊口

廉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

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

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

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

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上聲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

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

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

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去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

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

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

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

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

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

音逸也國語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註同趙岐孟康皆曰二十兩鄭玄曰三十兩凡三說○金氏曰按前註二十兩為鎰則一鎰已是一斤四兩七十鎰是九十八斤古者以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青

金為下幣古今稱輕重不同且以漢秤較之漢之一斤當今四兩三錢強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

不受

贖徐刃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

受

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

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通作與唯當去聲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

周禮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車

戰常崇於及四尺八尺曰尋倍曰常是長丈六尺廣寸有半雙枝為戟單枝為戈

士戰士也五行音杭列也去

之殺之也

金氏曰去之謂殺之本古註按持戟止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止是廢棄之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莊二十八年築郕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

所以風去聲曉王也○陳氏名暘字晉臣三山人曰孟子一言而齊之

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

國者豈非說悅音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蚺鼉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鼉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者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  
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去聲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而  
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

孔穎達曰春秋有使大夫攝卿之法如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

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

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

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此句出易遯卦大象傳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

去聲

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

今泰山嬴縣

充虞

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

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蓋於人心

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

稱也

記檀弓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而喪大記云君之棺八寸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棺六寸士棺六寸注云皆周制舍此未見有七

寸之文此章舊注云天子至庶人厚薄皆然乃未詳

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

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

比必二反忤音故

比猶為去聲下同也化者死者也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向前反

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見燕世家蓋傳聞此說之誤○楊

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

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

而誅之

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管叔鮮武王弟周公兄蔡叔度周公弟武王克商封叔鮮于管在滎陽封叔度于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二叔流言周公不利於孺子乃挾武庚作亂周公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與車七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

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聲下同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聲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去聲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平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去聲之曲為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勝之章十一章齊人伐燕取之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反留而

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

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

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斷徒玩反罔龍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

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

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

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

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

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

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按通鑑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樂毅伐齊間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三十里無入釋文云齊西南近邑疑

此即晝邑也故又引或曰云云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笥

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

詳子張之子也見檀弓鄭注云子張子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

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聲

下以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為同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音之餘意李氏昭武人名郁字光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

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問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

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

外紀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履癸共七十五合四百三十二年而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殷紀成湯至紂共三十五合六百二十

八年而周興下文由周而名世謂其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

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私列反伊尹萊朱太公望散

素堂反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

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

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

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

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

憂世之志樂音洛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

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去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註謂去也○孔氏曰仕

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四

後學 臧德 校訂



